

50年前,越南游击队血战西贡街头

撕裂天空 震动大地

早在1967年底,北越人民军和游击队就为春节攻势做好准备,攻击发起前已集结了20万名战士和8.1万吨作战物资。

1968年1月20日,南越当局上下都忙着采购年货,而北越军和游击队接到命令——“撕裂天空,震动大地,随时准备创造最伟大的胜利!”次日黎明时刻,北越军以重炮开路,向美国海军陆战队盘踞的南越据点溪山发起第一波攻击。当美伪高层的目光被溪山之战吸引时,游击队人员化装成难民、工人及休假的南越士兵,陆续潜入西贡,他们的武器也分别藏在花车、棺材、运送粮食的卡车里运进城。很快,入城的游击队达五个营之多。

1月30日,200多名美军情报军官在西贡总部开会,时任联合情报中心分析员的詹姆斯·米汉姆后来回忆:“我们全都认为,游击队在春节里进攻西贡简直是荒唐。”

六箭齐发 同时打响

30日午夜刚过,美国军官还在狂欢,可南越五个都会城市却同时爆发战斗,西贡首当其冲。美军战史学者韦斯特说:“越南游击队特别行动小组采用‘六箭齐发’的打法,同时攻击西贡的南越军总参谋部(驻新山一基地)、南越‘总统府’独立宫、美国驻西贡‘大使馆’、南越海军司令部及广播电台。”另外,游击队还将对西贡的中央警察局、炮兵司令部和装甲兵司令部攻击,“攻击一旦得手,这些小组的角色随即由进攻者转变为防御者,坚

1968年,越南抗美救国战争进入关键节点,为了摧垮美国侵略者的战斗意志,进一步瓦解南越伪政权,越南民主共和国(北越)国防部长武元甲决心集中人民军和在南越活动的当地游击队主力,在春节之际发动“总奋起”(大起义),同时进攻南越境内各大城市,而美伪老巢西贡(今胡志明市)是攻击重点。



越南游击队队员获得精良武器

守被攻克的目标48小时。他们被告知,届时由北越军的增援部队赶到现场并接替他们。”韦斯特说。

遗憾的是,游击队低估了敌人。尽管美军注意力大多放在溪山,但没有调走西贡附近的7个步兵营和6个炮兵营,加上原先卫戍西贡的南越军,当地的美伪军仍有近40个营,如果打成消耗战,游击队没有取胜把握。

攻入大楼 同归于尽

从宣传意义看,西贡电台是最重要的目标。负责攻击的游击队小组携带了一卷磁带,上面录有宣布西贡解放的声明,以及呼吁南越人民大起义、反抗美伪残暴统治。

在电台大楼入口处,行动小组发现卫兵并不多,在粉饰的零星抵抗后,他们迅速进入播音间,却怎么也無法將磁帶里的聲音播送出

去。原来,南越士兵已将连接播音室和发射塔的音频线路割断了。

行动小组试图派人修复,但已无法走出大门了——紧急赶到美军陆战队和南越特种部队将电台团团围住,几挺机枪死死封住大门。接下来是让整个在场者刻骨铭心的激战,游击队员依托有利地形,从窗口向敌人射击,令敌人寸步难进。六个小时后,游击队员耗尽所有弹药,幸存的队员聚在一起,取出最后几包炸药绑在身上,与大楼同归于尽。

短兵相接 血溅馆舍

就在电台激战之时,19名身穿黑衣的游击队员来到西贡使馆街一座六层建筑外面,那就是被称为“美国在越南耀武扬威的象征”——美国驻西贡“大使馆”。这座建筑外有大批南越警察,里面则由美

国海军陆战队队员守卫,美军吹嘘这是“牢不可破的建筑”。然而在31日凌晨2时45分,这栋建筑的外墙被炸出一个大洞。硝烟还未散尽,19名游击队员从洞口一跃而入,他们没有事先演练,也没有撤退计划,只晓得猛打猛冲。

率先冲进馆内的组长和副组长与两名美军迎头相撞,双方拔枪互射,结果同时倒下,行动小组瞬间失去了指挥。游击队员一时不知所措,他们没有选择冲入馆舍主楼,而是以庭院里的花坛为掩体,与躲在屋顶上的美军互射,地形上的劣势让他们很快陷入苦战。六个小时后,增援的美军乘直升机在馆舍屋顶降落,开始围剿游击队。

美国NBC记者唐·诺斯在现场目睹了最后的战斗:“所有美军都朝庭院内的一栋小别墅开火,有人告诉我那是偷袭特工的最后据

点。美军还向别墅里扔催泪弹,想把越南人逼出来。”然而战至9时20分,行动小组仍无一人投降,“现场指挥官告诉我,已有17名特工被杀死,他们的尸体就散落在院子里,另有两人受伤被俘。很快,美军宣布肃清全部偷袭特工”。

一张照片 输掉战争

31日的最后一场战斗发生在南越海军司令部门外。凌晨3时,12名游击队员分乘两辆汽车接近海军司令部,杀死两名哨兵后冲向大门。但枪声惊动了门卫,后者在拉响警报的同时还用12.7毫米重机枪扫射,大口径子弹几乎将两辆汽车撕碎,车内数人当场死亡,跳车的幸存者则被机枪死死压制在地面上。此时,司令部内的美国顾问与附近的美国宪兵取得联系,后者从邻近街道上夹击游击队。最终,游击队被交叉火力所打败,8人牺牲,2人被俘。

2月1日,地痞流氓出身的南越警察局长阮玉鸾当着美国记者爱德华·T·亚当斯的面,枪杀了被俘的游击队员阮文敏,亚当斯拍下当时的场景。这张名为“西贡处决”的照片获得1969年的普利策奖,也成为引发美国民众反战情绪的转折点。此后,舆论开始集中抨击南越当局的残暴,并探讨美国军人为这等货色卖命是否值得,这成为美国不得不考虑撤离越南的一个里程碑事件,而“西贡处决”也因此被称为“输掉战争的照片”。周立星

经典战例

中东战争胜败系于电话线

20世纪50至60年代,以色列频繁对周边阿拉伯国家进行空中侦察,但这类侦察的收获不足以支撑以色列在历次中东战争中的胜利。“乏味战争”网站专栏作家汤姆·库珀揭秘说:“这个犹太国家所取得的军事胜利,首先要归功于那些细细的电话线。”

我不能用,你也别想用

当年,以色列特工一度很难在阿拉伯国家渗透,只好把注意力放在技术侦察上,敌国军用通信线路成了主要工作对象。线路窃听是最理想的侦察手段,但初生的以色列情报机构缺乏足够的技术与人力资源,窃听工作长期停滞不前,一名以色列军事情报局(艾曼)特工曾恨恨地说:“我不能用,你也别想用!”

1956年10月,中东爆发苏伊士运河战争,以军侵略埃及西奈半岛,而拿下米特拉山口是胜负的关键。面对坚固的埃军阵地,以军没有强攻,而是先派四架P-51D“野马”战斗机围绕埃军阵地高速低飞,用螺旋桨和机翼将埃军各阵地与开罗总部联系的电话线路全部割断,令埃军指挥体系陷于瘫痪。接下来,以军第202伞兵旅只用500余人就轻取山口,可谓兵不血刃。

“从未存在的部队”

20世纪60年代起,以色列空军承担大量秘密渗透任务,用直升机将侦察或特工小组送入埃

及、约旦或叙利亚境内。直升机组不知道机舱里的“神秘人”是什么身份,也不知道他们要执行什么任务,只知道任务代号,比如1963年的“开拓者行动”、1964年的“食蜂者行动”……1964年之后,此类任务的密级开始下降,以空军得知要运送的战友来自总参侦察营(米特卡尔),以色列官方关于该营的表态是——无论过去、现在还是将来,这支部队都不存在!但以空军仍不清楚的是,这些人深入敌后要干嘛?

1964年初,叙军在戈兰高地俘虏五名据称隶属以军哥兰尼旅的士兵,但他们真实身份是以军总参侦察营的技术军官。以军后来被迫确认,这些人当时正在“为安装在叙军电话线上的窃听设备换电池”。媒体评论,“很显然,这种监听已持续很长时间了”。至此,总参侦察营的秘密行动内容才为外界知晓。

30分钟就掌握敌情

1965年,以色列就为即将爆发的中东战争做准备。12月1日,根据艾曼的要求,以军总参侦察营少校埃利泽·科恩率行动小组分乘三架S-58直升机渗透到埃及西奈半岛,实施了规模最大的

一次窃听行动,代号“卡察尔”。档案记载,“卡察尔行动”的核心还是窃听埃军电话线,参与行动的以军携带了“特殊装备”,包括窃听器、录音和无线发射装置及电力系统等。

库珀介绍,基于从埃及以及其他阿拉伯国家军用通信线路上搞到的情报,以军总参谋部能在30分钟内对阿拉伯国家军队的动向作出反应,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是对埃及空军轰炸机的打击。1967年6月5日,埃及空军飞行员穆巴拉克(后来当上总统)通过无线电向总部报告,称自己率领的图-16轰炸机编队降落在阿斯旺机场。45分钟后,十几架从高速公路上起飞的以色列幻影IIIC战斗机飞临阿斯旺,将大批航弹倾泻在机场上,同时用火箭弹和航炮扫射停机坪,六架图-16还没发挥威力就灰飞烟灭了。这一天结束时,埃及、叙利亚和约旦三国的空军被全部消灭,以色列轻松锁定胜局。

“这一切都要归功于以色列情报部门针对阿拉伯军队持久的电话窃听,”库珀表示,“通过窃听得来的情报,令以军对敌人部署情况的了解程度远比想象的深入得多。”王权



以军用P-51D战斗机割断电话线

斯塔辛斯基是苏联克格勃王牌特工,但与侧重于搞情报的特工

相比,斯塔辛斯基的“战绩”是在无声无息中干掉极端反苏的分离势力头目,而帮助他的武器是神秘的“索命毒针”。

看似无害的武器

20世纪50年代初,斯塔辛斯基使用化名“莱曼”潜入西德城市慕尼黑,监视当地的反苏集团,特别是敌视苏联的乌克兰分离分子列贝特。谍战史学者克里斯托弗·安德鲁在其著作《剑与盾》一书中写道,1957年9月,斯塔辛斯基接到刺杀列贝特的命令,并收到“送列贝特上路的东西”。这是一种看起来无害的装置,外形就是两根手指粗细的金属管,如果拆开来,就会发现它装有发射底火,点燃后可推动管内一根细小的金属杆向前运动,将管口的玻璃针管撞破,管内的氰酸毒药会以气雾形式喷出,使对方因吸入毒气而死去。

该武器的缺陷是必须靠近目标才有效,暗杀者要预服解毒药片,用完武器后再弄破解毒针管,吸入其中的气雾才能安全。

从容接近“猎物”

1957年10月9日,斯塔辛斯基在慕尼黑黑卡尔斯普勒茨大街蹲守。他每天早上吞下一粒解毒丸,把暗器揣进大衣内袋里,买份报纸走到大街拐角处,等待猎物出现。

「索命毒针」对付敌对分子

10月12日,斯塔辛斯基看到列贝特走进寓所,他立即将金属管包裹在不起眼的报纸里,从容地接近“猎物”。上楼后,斯塔辛斯基走到列贝特身边,掏出暗器向后者面部射击。当时两人的距离不超过45厘米,一股不起眼的烟雾扑到列贝特脸上,没有响声,没有惊叫声,只有列贝特倒下去的轻微声音。

“射击”后,斯塔辛斯基一边冲出公寓楼,一边打碎解毒针管,吸收解毒气雾,最后将那件暗器扔进小河里。列贝特就这样死了,尸检报告认定是心肌梗塞,斯塔辛斯基成功逃脱。

留下蛛丝马迹

两年后,斯塔辛斯基卷土重来。1959年10月15日下午,他用同样的武器在西德干掉乌克兰反苏运动首领班杰拉。但这次做得不完美,西德警察在尸检时发现死者脸上有被玻璃碎片划破的痕迹,并在其体内化验出氰酸物质,遂怀疑其死于暗杀。

完成两次刺杀任务后,斯塔辛斯基被莫斯科授予“红旗勋章”。1961年8月,对克格勃心生不满的斯塔辛斯基叛逃西德,西德司法当局判处其八年监禁,但在1968年新年前夕将其提前释放。为防克格勃报复,斯塔辛斯基出狱后就被美国收留和保护。谢力

谍海回眸